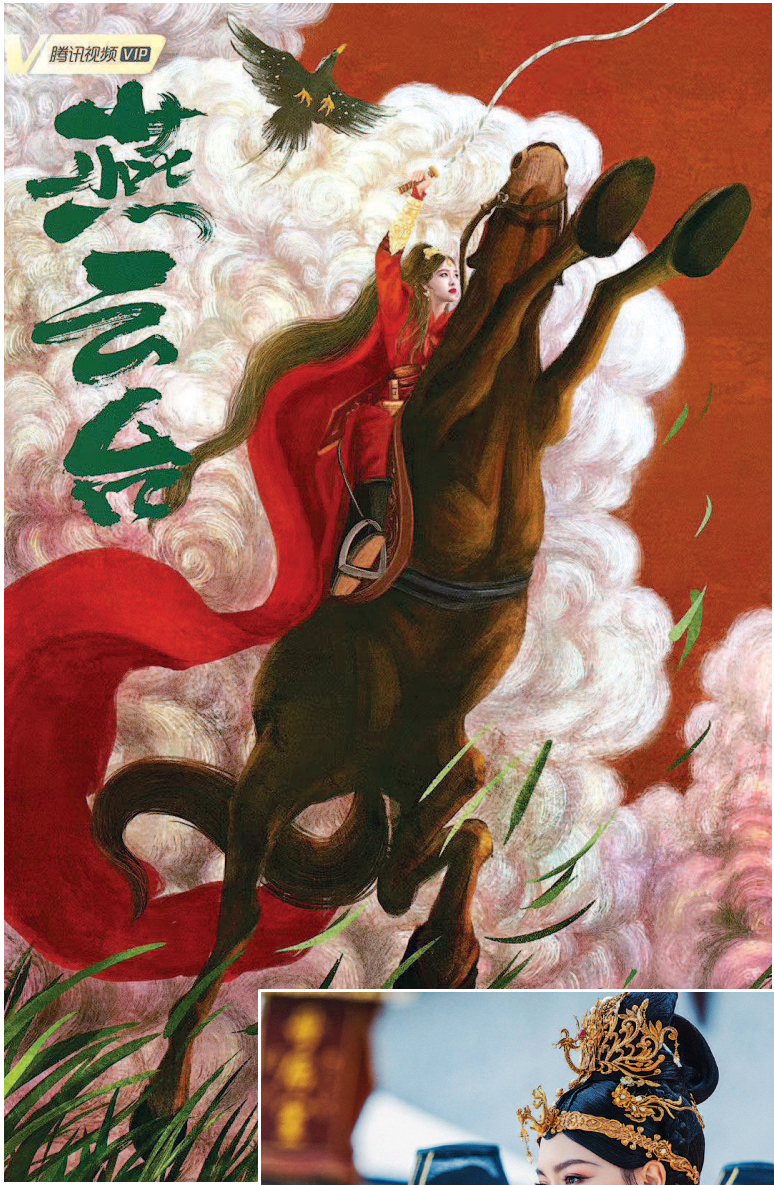


与当红作家、编剧,《燕云台》作者蒋胜男聊新作——

以女性视角走入大历史的一次书写



■有评论认为,《燕云台》是蒋胜男继《芈月传》后以女性视角走入大历史的一次更成功的书写。蒋胜男告诉本报记者,作为“宋辽夏三部曲”的其中一部,她希望通过同一时期的多角度叙事,呈现丰满的人性、厚重的命运感,同时在历史的尘埃中整饬衣冠,照出新时代的思考



根据《燕云台》改编的同名影视剧已进入开播倒计时,唐嫣饰演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辽后萧燕燕。(均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童薇普

“我这一生,最看重家国二字,如今为了国,恐怕顾不得家了。”穿戴起皇后的华服冠冕,剧中的萧燕燕褪去青涩,彻底和过去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女告别……根据浙江省网络作协副主席、当红作家蒋胜男最新小说《燕云台》改编的同名影视剧已进入开播倒计时。日前,最新公布的剧照与预告片中,颇具分量的历史题材与精致养眼的画面在线碰撞,引起不少原著粉的期待。

有评论认为,这部小说也是蒋胜男继《芈月传》后以女性视角走入大历史的一次更成功的书写。兼具“历史”与“女性”两大热门创作类型,《燕云台》追求的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故事。主角萧燕燕,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辽代女性政治家、改革家。在各类史料的描述中,她的一生不可谓不波澜壮阔。作为北府宰相萧思温的第三个女儿,她先以政治联姻嫁给辽景宗为后,但丈夫早逝,萧燕燕30岁时再嫁汉臣韩德让,垂帘听政二十余载,带领辽国锐意改革,止戈以衍万民生息。采访中,蒋胜男告诉本报记者,作为“宋辽夏三部曲”的其中一部,她希望通过同一段历史时期的多角度叙事,呈现丰满的人性、厚重的命运感,同时在历史的尘埃中整饬衣冠,照出新时代的思考。

文汇报: 你的创作多以历史上的重要女性为主角,为什么这次选择了萧燕燕?是怎么注意到她的?

蒋胜男: 我想知道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身处其中的人怎么会想怎么选择,一群聪明人如何作出最正确的选择,为个体、为国家找到出路。萧燕燕无疑是我落笔的最佳人选,她完全可以承载反映那个时代转折、变迁的最大故事量,成为那一艘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引渡人们的小船。

当然,《燕云台》不仅仅是萧燕燕一个人的悲欢,故事中的每一位女性都有属于自己的抱负和舞台。女性的心灵波澜壮阔,她们沉静敏锐、有远见卓识,是历史长河中闪耀的星斗。萧燕燕的两个姐姐——野心深埋的胡辇、为爱痴狂的乌骨里,萧燕燕的父亲与好友,甚至仅仅是某个小配角,他们不是彼此的敌人,而是彼此的镜子,折射出当时不同身份、位置的人面临的选择和他们背后的得意或失落。萧思温把三个女儿分别嫁给辽国皇族三支,这就很有意思,历史自然成为戏剧发展的动因。

小说,是历史和现实的碰撞,面对历史要写出时代的意义。在我的小说中,人物性格塑

造始终是第一位的。因为只要人物个性够立体,剧情的发展就会根据他们的个性而推动。语言、细节描写不必过于刻意,也能跟着丰满的人物形象随之而来。故事的结局与发展不是由作者定的,而是由人物自身去推动的,他们的性格推动他们的人生结局,这才是小说该有的样子。

文汇报: 小说主人公萧燕燕在摄政期间,辽国进入了最鼎盛的时代,但这个历史时空的选择却是创作的冷门领域。在观众抱以新鲜感与好奇心之心的同时,也意味着这部作品在传播历史真实、承担“公共史学”价值功能方面,将受到来自观众和市场更为严格的审视。在这个层面,《燕云台》承载了怎样的希望?

蒋胜男: 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留下来的人物,都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事实上,对一个时代而言,只有一个故事是不够的,对历史的触摸也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思维,而应该具备大历史、大视野的格局,重新看待那个时代的风起云涌。

《芈月传》以后,我有了一种新的思考。比如因为秦一统天下,大家更愿意用笔墨去表现秦国,更愿意站在秦国的立场上去思考,而将其他主体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原本我想以北宋作为切入点,但是随着资料挖掘的不断深入,我发现写到北宋,就必须写到辽国,写到西夏,它们对北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时代。

正是这些心中停不下来的创作欲望,让我想创作包括《燕云台》在内的三部作品,去反映那个时代的故事。这段历史有很多的空白可以填补,本身的冲突与融合又能引人思考,去学习古人的智慧与思维模式。这面镜子,我希望它不止是冰凉的反射,更能拥有温情的光泽,亦能从各个角度,反射出岁月长河中各具光芒的群像。

文汇报: 在你的小说中,我先是读了《芈月传》,而后读了这部《燕云台》。它们都取材自真实的历史背景,涉及对大量历史材料的处理。比如你在写汉臣韩德让时,在细节中融入了合理的想象。你在写作前后一般怎么处理历史材料?写作者应该如何理解“真实”本身?

蒋胜男: 萧燕燕的人生很传奇,她一入宫即得盛宠。辽景宗多病,她当上皇后时就开始摄政,直至辽景宗去世,年仅三十岁的她就成为太后了。最传奇的是,她还私下再嫁汉臣韩德让,并且请文武大臣在韩德让的营帐中举行民间婚礼。而韩德让也因此成为辽国历史上唯一兼任南北宰相的人。萧燕燕垂帘听政数十年,五十多岁去世,之后不到一年,韩德让也随之而去。她的儿子把韩德让葬在萧燕燕陵墓旁边。

这本来只是一些野史上的记载。但有意思的

是,就在我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对辽国的考古活动也在进行。结果在韩匡嗣(韩德让之父)的家族墓中并没有发现韩德让的墓,这或间接证明了韩德让葬于萧燕燕墓这件事。就在不久前,又有新的考古报告出炉,确定在乾陵、也就是萧太后的陵墓旁边,发现了韩德让的墓,而且墓志铭全文清晰可见,所以这本身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

《燕云台》写了开头十万字左右时,我老觉得不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带着创作《芈月传》时的感觉。后来我去了赤峰辽上京遗址,站在大草原上时才感觉到那种属于北方草原民族的脉搏,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后,我的感受更深了。我觉得不去现场,就永远没有办法写得像,没有办法靠近历史。我要通过故事,把时代感、细节感准确传达给大家。于是我把之前的十万字废弃,重新开始。《燕云台》中的人物会显得更为粗犷和朴实,人与人的交往也是直来直去的。比如萧燕燕对韩德让表白的时候,她就会直接说:“韩德让,我喜欢你。你喜不喜欢我没关系,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喜欢我的。”就是这么直白,没有那些弯弯绕绕。这个调整,也让《燕云台》最终呈现出草原风情的样子。

文汇报: 当历史人物被写入小说的那一刻,文学生命与个人真身交会,是独一无二的时刻。从《芈月传》到《燕云台》,描绘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女性人物,带给你的创作怎样的改变与突破?

蒋胜男: 很多读者告诉我,他们在《芈月传》里看到了《诗经》《楚辞》的美好,觉得《芈月传》真的是一部很美的小说。而当他们再看《燕云台》的时候就觉得很诧异,为什么两部小说的语言风格会大不相同。有的读者都会对我说:“哎,你的文笔是不是退步了?《芈月传》的那种精致好像没有了。”我说:“你觉得不一样,那就对了。”如果我写成《芈月传》的风格,那就没有进步了,而纯是一种炫技。而小说写作中,不符合创作意图,没有必要的炫技就是浪费。

创作既不要重复别人,也不要重复自己。写先秦要有先秦的质感,写楚国要有楚国的质感,写北方民族就要从它的衣食住行中找到北方民族的质感。这个学习和“破壁”的过程让我发现,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创作出一个怎样的故事,而是在创作过程中带来的对自我思想的冲击与洗涤。

在我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我创作过大量的戏曲、武侠、玄幻、言情等题材的小说,我认为它们都是有意义的,是在为我写历史小说练笔,帮助我更好地驾驭历史题材的创作。即便是现在,我依然觉得在浩瀚的历史面前,个人原有的视野和想象是相当局限和狭隘的。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继莫奈的《日出·印象》空降上海之后,申城再迎西方艺术大师名作——蒙克的《呐喊》!近日,“呐喊与回响——爱德华·蒙克版画与油画展”登陆上海久事美术馆,展出挪威著名收藏家帕尔·冈德森收藏的53件蒙克版画及油画,创作时间跨度长达30年。其中,最令人“尖叫”的,莫过于蒙克珍贵的1895年石版画、也是他本人唯一手工上色版《呐喊》(又名《尖叫》)。据悉这是地位仅次于四幅全色彩绘画《呐喊》的版本,也是《呐喊》主题作品本世纪首次到访。

事实上,仅盯着《呐喊》,并不是对于蒙克以及这个展览最好的打开方式。在业内看来,此次展览的更大价值在于,它呈现出蒙克好些不那么为人熟知的面向,而这些面向都将启迪大众更好地理解蒙克何以走在世界艺术潮流尖端、成为表现主义绘画先驱。在历经疫情的这个特别时刻呈现蒙克的作品,尤显意味深长。蒙克可以说是在重重磨难中以对艺术的不懈追求最终寻找到曙光的典型。此次展览的中方策展人马真正坦言:“展览名称中的‘呐喊’是蒙克的标志,但我们认为‘回响’比‘呐喊’更重要,希望这些作品能够重新唤起人们对于未来的憧憬。”

每幅画都是蒙克的情绪日记,《呐喊》也不例外

对于没有艺术知识储备的人来说,面对蒙克的画难免一头雾水。他的很多作品在问世之初的确曾在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争议,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涂鸦式习作。其代表作《呐喊》在不少人眼中俨然“闹鬼的黄昏”,只见一个性别不明、犹如幽灵般的人物站在奥斯陆峡湾旁,神情惊恐地以双手捂着耳朵。

蒙克的画其实是他的情绪日记,只不过时间上有所延迟。“我的艺术实际上是一种自愿的坦白,也是我和我的生活关系的自我剖白。”“我并不是画我现在看到的,而是画我过去看到的。”对于自己的创作,蒙克也留下过这样的自述。蒙克的一生,饱受亲人离世、自身糟糕的健康及精神状况、坎坷情感经历等折磨,他却用绘画创作来对抗生命中的苦痛。蒙克在画中强烈地传达着自己的感觉和情绪,被描绘的具体对象的细节被简化,而情绪则被夸张,对象本身成为一种所要表现的情绪的载体。这些作品完全以艺术天赋本能地洞察和表现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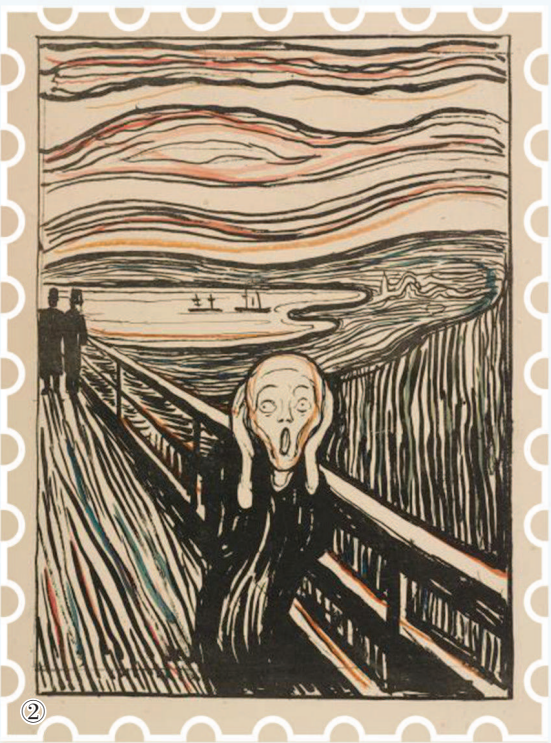
《呐喊》似有超现实主义意味的经典一幕,竟然有现实事件对应的。蒙克曾回忆这一幕情形:“尼斯,1892年1月22日,我和两位朋友正在大道上散步,太阳已经下山了,天空突然间变得像血一样红,我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悲伤忧郁的气息。我止住脚步,轻轻倚在篱笆边,极度的疲倦已经要使我窒息了。火焰般的

蒙克来了!《呐喊》却不是唯一值得尖叫的

“呐喊与回响——爱德华·蒙克版画与油画展”登陆上海久事美术馆



①蒙克《雪地中扭曲的树干》,布面油画。
②《呐喊》,黑色石版印刷,蒙克在柏林的利博曼制作。



③《桥上的女孩》,蒙克与尼尔森在克里斯蒂安尼亚印制。
④蒙克《护士与床单》,布面油画。制图:李洁

云彩像血,又像一把把利剑笼罩着蓝黑色挪威海湾和城镇。我的朋友,他继续走着,而我却呆呆站在那儿,焦虑得不停发抖,我感到四周似乎被一声巨大而持续不断的尖叫声震得摇摇晃晃……”蒙克用《呐喊》画面表现的情绪,渐渐被视为人类面对现实焦虑的一种象征符号,甚至在百余年成了流传甚广的表情包。

此次展览为《呐喊》特地辟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展示空间,红色的展墙将画中惊恐捂耳的人格外凸显。四幅全色彩绘画《呐喊》以图片的方式完成了“大集合”,占据这个空间C位的,是此次展览备受关注的石版画《呐喊》。起初,很多人认为这一主题极不适合黑白版本的演绎,包括蒙克在内都担心这会破坏创作动机中重要的“火红云朵”的色彩表达。实际上,最后的成品呈现出出人意料的效果,人物与风景中那些线条在不加修饰的情况下更激烈地相互扭绞,其中蕴含的表现力也被版画完整地保留并凸显出来。

版画唤起了蒙克对于不同媒介及创作效果的好奇心

版画在此次展览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也将人们的视线牵引至以往或被忽略的蒙克的版画创作上。蒙克的版画不容小觑,才不是其油画无可奈何的替代。去年曾在大英博物馆引发轰动效应的“爱与焦虑”爱德华·蒙克特展,其实也是一个以版画为主的展览。当时的策展人歌莉娅·巴特鲁姆指出:“蒙克的声誉实际上正是通过他的版画建立起来的。版画是他创作中的核心,极具实验性和创新性。”

19世纪八九十年代,版画制作在欧洲大规模发展。通过版画,蒙克有了如虎添翼的感觉。1894年10月16日,蒙克在柏林的一家小旅馆里开始创作起版画,直到1944年离世,其版画创作从未间断。更令人惊叹的是,从未

经过正规培训的他,竟然在其后的创作过程中掌握了包括古老的木刻、铜版雕刻、蚀刻以及相对较新的石版画等多种基于不同基质、创作材料以及技法的版画创作方式。可以说,蒙克在其最早期的版画中就开始以成熟艺术家的方式发声了。

此次展出的很多版画,都可以与蒙克的油画参差对照来看。并且,它们多是围绕同一主题用不同方式印制出来的一系列版本,少则两三张,多则五六张,或为基于其油画作品的再创作,或为在画布上进行油画操作的预演,更有一部分是纯粹的版画原创作品。版画唤起了蒙克对于不同媒介及创作效果的好奇心。蒙克创作于1896年的版画《生病的孩子I》总共展出了三个版本,分别为四色、三色、双色石板印刷而成,所用的纸张也各不相同,有的为宣纸,有的为白色横纹纸,不同版本呈现出微妙的视觉差异。这是蒙克以年轻女孩贝琪·尼尔森为模特创作的。他在画面中重现了对于自己姐姐苏菲饱受肺炎折磨最终

离世的记忆与场景。其实早在1886年,蒙克就创作过名为《生病的孩子》的布面油画。这也是蒙克的代表作之一,描绘姐姐苏菲弥留之际的情形。画中床榻上侧过脸的女孩,与此次观众看见的这一系列版画中的女孩形象极为相似。此次展出的蒙克创作于1902年的双色木版画《吻》,也是蒙克相当重要的一个创作题材。1891至1892年,蒙克在尼斯以“吻”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精彩的油画。而这幅蒙克的木版画依然颇具魅力,画面简单明了却极具张力,木头的纹理成为了图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蒙克的艺术世界并非只有忧虑与恐惧,也有暖,有光

人们熟悉的蒙克作品,大多记录着病痛、死亡、失去与焦虑。此次展览却以相当一部分蒙克晚年的油画作品,让人们看到这位艺术大师对于生命、爱与自然的歌颂。

蒙克创作于1909年的布面油画《护士与床单》,就是其中的代表。1908年,蒙克突发急性精神病而被送往哥本哈根小镇上丹尼尔·雅各布森医生的诊疗所,在那里得到全面诊治。尽管女性曾经带给他“恐惧”与“焦虑”,这次面对诊疗所的护士时,友善的环境却使蒙克变得轻松而友好。在雅各布森医生的鼓励与建议下,蒙克开始在诊疗所画画创作,这期间,因为身体及精神状况的改善,蒙克留下不少杰出的作品,就包括这件以护士们为主题的人物画。明快鲜亮的色彩在他之前的绘画中并不常见,女性人物以这样纯洁、友善的形象出现在他的画中更是寥寥无几。可见,这样一个轻松的环境以及自身安宁的情绪被蒙克直接记录在自己的作品中。

1909年,蒙克结束漂泊回到故乡挪威,身体状况有了好转的他,画了一批描绘当地人文景观的油画,透着暖,透着光,透着希望。且看蒙克创作于1923年的布面油画《雪地里扭曲的树干》。此时的蒙克已不用再为名声而奔波、为生计而创作。在他熟悉又陌生的故乡,他更多地留下那些迷人而跃动的景致。神秘的峡湾孕育出的是克里斯蒂安尼亚独特的景色。而在蒙克眼中及他的画笔之下,这样的景致更是千变万化,大自然中的元素犹如律动中的音符,在四季变换中起舞。这些歌颂自然的作品反映出蒙克对自己家乡深沉的爱,也正因此如此,1944年去世前的蒙克把自己几乎全部的作品都捐赠给了自己的家乡,即此时已改名为奥斯陆的克里斯蒂安尼亚。